

詩
毛
氏
傳
疏

詩毛氏傳疏卷十七

長洲陳奐學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

毛詩小雅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大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

傳江漢之閒魚所產也罩罩簠也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疏傳云江漢之閒魚所產也者釋南有嘉魚句漢廣序

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則南者周之南國第三章云南有樛木見於周南樛木篇第四章

云翮翮者鰈見於小雅四牡篇皆紀文王之詩而此篇
 亦借膠木翮離設興故傳知經之南謂在江漢間也周
 以文王官人爲法○王肅云丞眾也云罩罩簞也者正
 義云釋器簞謂之罩李巡曰簞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
 孫炎曰今楚簞也郭璞曰今魚罩然則罩以竹爲之無
 竹則以荆故謂之楚簞重云罩罩者非一也釋文引郭
 注云簞捕魚籠也說文云罩捕魚器也簞罩魚者或省
 作簞竹角切今作簞者疑非也淮南子說林篇云罩者
 抑之案抑者按也罩魚爲簞按而取之器也今見太湖
 人尚以罩取魚者言南方之魚既旨且多有捕魚之
 人以罩罩取之喻賢人散處天下亦既善且眾有大平
 君子以禮禮賓之也次章興義同○君子大平君子也
 嘉賓謂賢者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
 傳汕汕櫟也○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

以衍○
 傳衍樂也○
 疏傳云汕汕櫟也者正義云釋器櫟謂

之撩器孫與鄭箋郭注皆同釋文櫟字或作栗與今本
 爾雅同說文网部無栗字木部櫟澤中守艸櫟邵晉酒

爾雅正義云壅州澤也蓄魚其中名為巢此與李說以
薄汕魚合淮南子云晉者舉之晉疑即操晉操猶指巢
也說文水部汕魚游水兒詩曰烝然汕汕義本三家又
魚部引詩烝然鮮魚與罩罩同漣漣與汕汕同廣韻汕漣
念孫疏證云漣漣與罩罩同漣漣與汕汕同廣韻汕漣
二字並所簡切漣漣與罩罩同漣漣與汕汕同廣韻汕漣
衍樂者與上章同義衍
亦樂也說文衍行喜兒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傳興也纍蔓也君子有酒嘉賓式

燕綏之疏樛木傳木下曲曰樛樛木下曲甘瓠得而纍

南有嘉魚鄭注云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因而歸附之燕禮歌

歸之與之宴樂是也鄉飲酒禮注同正義云傳文略三

章傳云興也舉中明此上下足知魚離皆興也傳訓纍
為蔓者蔓長也延也樛木箋纍而蔓之是纍為蔓也古
字作曼

綏安也
翩翩者雛烝然來思傳雛壹宿之身君子有酒嘉賓式

燕又思

疏

釋文難本亦作雋四牡駟駟者難傳難夫不

鳥箋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讀壹為專壹之壹

慈謹專壹難之性也詳四牡篇案上章言下曲之木喻

君子與賢之誠此章言壹宿之鳥喻賢者之一心平君

子所以然者本由君子至誠也○烝然來思言烝然來

也思猶之也上章以纍綏為韻而韻下用兩之字此章

以來又為韻而韻下用兩思字古之思聲同故之思二

字皆為語已之詞又讀為右形弓傳右勸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大平之基矣

疏襄二十一年左傳季武子如宋歸復命公享之公賦南

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穆天子傳祭公飲天

子酒天子命歌南山有臺豔豔古臺

字此皆謂得賢之樂與序義同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傳**興也臺夫須也萊草也樂只君

子邦家之基傳基本也樂只君子萬壽無期疏箋云與

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

五章興義皆同○臺夫須爾雅釋草文正義引義疏云

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為蓐當衍都人士傳臺所以轉爾雅

舊說可為蓐蓐下笠字疑當衍都人士傳臺所以轉爾雅

又無羊傳蓐所以備雨臺即蓐是則臺皮可以為蓐矣

爾雅翼云臺者沙草可為衣以禦雨今人謂之蓐衣此

羅端良本爾雅舊說也都人土箋以爲臺皮爲笠與舊說

異傳云萊草草名萊也正義誤以爲蘆與萊同齊民要術卷十

蔓華蘆說文作萊繫傳以爲蘆與萊同齊民要術卷十
引義疏云萊藜也莖葉皆似萊王粲今兗州人蒸以爲
茹謂之萊蒸譙沛人謂雞蘇爲萊故三倉云萊菜菜此
二草異而名同毛晉廣要云藜草似蓬一名洛帶藜疑
與萊異種據景純漁仲注蘆一名蒙華未詳其狀何似
○昊天有成命傳基始也本與始義相近襄二十四年
左傳子產曰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
壞毋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
家之基有令德也夫又昭十三年傳同盟于平丘子產
爭承自日中以至于昏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於是行

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案兩引詩皆作旨旨與只皆語詞樂謂德樂指君子言而與序樂得賢樂字不同義君子席賢者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

壽無疆疏箋云光明也政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

音不已疏南山有杞杜杜北山篇竝云北山采杞解之

南山之杞爲山木恐非是本草注謂枸杞有高一二丈

者疑卽此也釋文引義疏云杞其樹如檟杞一名狗骨

禮記大學篇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案引詩以明樂字之

義所謂有德則樂也洞酌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傳樂以

文以釋豈弟之義言各有常也已

止也不已猶不忘也說文忘止也

南山有栲傳栲山栲栲也樂只君子遐不

眉壽傳眉壽秀眉也樂只君子德音是茂疏栲山有栲

同詳山有樞篇○傳於栲樸之遐不作人下武之不遐

有佐訓遐為遠兩不字皆為助詞無意義唯此篇遐不

眉壽遐不黃耆與陽桑之遐不謂矣毛無傳者意不與

栲樸下武同也釋詞云遐何也遐不何不也案眉壽黃

耆皆古者老壽之稱烈祖篇亦云綏我眉壽黃耆無疆

經於眉不言秀而黃不言髮此乃行文之例傳嫌但解

眉為秀眉而壽未見故必連壽言之云眉壽秀眉也下

章黃耆不著明黃髮而黃字之義未見故又必分釋之

黃為黃髮耆為壽此傳義也七月傳眉壽豪眉也義與

此同方言眉老也東齊曰眉或三家詩有謂眉為老者

矣還傳云茂美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桺傳栲栲栲桺鼠梓樂只君子遐不

黃耆傳黃黃髮也耆老也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傳艾養

保安也

疏

正義云枸釋木無文宋玉賦曰枳枸來巢則

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

餡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案今文選宋玉風賦

其枝而王長其開得柘棘枳枸之閒危行側視振動悼

慄其字亦作枳枸枳枸與柘棘爲類是枸木爲叢生之

木可知枸禮記曲禮內則皆作枳枸說文作枸說文枸積

木也一曰木名崔豹古今注云枳枸子一名樹蜜崔說與義疏

合棟鼠梓釋木文正義引義疏云其樹葉木理如楸山

有虎梓郝懿行爾雅義疏云今一種楸大葉如桐葉而

黑山中人謂之檟楸卽郭所云虎梓○傳知黃爲黃髮

者行葦黃耆台背闕宮黃髮又闕宮四章言黃髮

下奪也字釋文作耆壽也疑陸所據傳不誤耆壽傳

意以上章之壽釋此章之耆也爾雅云黃髮壽也又云

耆壽也行葦序箋云黃黃髮也耆凍黎也說文耆老人

面凍黎若垢孫炎云耆而凍黎色如浮垢老人壽徵也

考垢墨韻故取以爲訓艾養釋詁文鴛鴦福祿艾之傳亦云艾養也保安山有樞楚艾思齊常武同小箋云依傳似經文當作艾保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疏上說見

七字毛公作傳時所益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蓼蕭澤及四海也疏禮記祭義篇推而放諸東海而準

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傳與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漙漙然

蕭上露貌既見君子我心寫兮傳輸寫其心也燕笑語

兮是以有譽處兮疏蓼猶蓼蓼也蓼莪傳蓼蓼長大兒

下同裳裳者華傳清盛兒盛曰清重言曰清滑傳云蕭

上露兒也者謂蕭上露盛多消滑然也蕭以其祭祀諸

侯有與助祭祀之禮故詩以蓼蕭起興○既見君子謂

諸侯之見天子也我諸侯自我也經言寫傳云輸寫此

以雙字釋單字輸亦寫也廣雅釋言輸寫也輸寫蓋古

語泉水傳寫除也輸寫與除義亦相近燕安也與下章

孔燕同詩述聞云集傳引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

樂也蘇氏之說是也爾雅曰豫樂也豫安也則譽處安

處也蓼蕭之譽處承燕笑語兮而言之裳裳者華之譽

南有嘉魚曰嘉賓式燕以樂車韋曰式燕且喜又口式

燕且譽六月曰吉甫燕喜韓奕曰韓姑燕譽射義引詩

則燕則譽而釋之曰則安則譽皆安

樂之意也箋悉訓為名譽之譽疏矣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傳漙漙露蕃貌既見君子為龍為

漙漙

漙漙

漙漙

漙漙

漙漙

漙漙

先其德不爽壽考不忘傳龍龍也爽差也疏野有蔓草

鬼藩與盛義同龍古龍字古文以龍為龍也昭十二年左傳宋華定來聘公賦蓼蕭昭子曰宴語之不悅龍

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案昭子四言正釋詩四章之義詩龍光左傳作龍光龍讀為龍毛傳正本

左傳為龍為光為龍也龍亦光也酌我龍受之長發何天之龍箋竝以龍為龍本此傳訓而傳於酌長發龍

字不訓龍矣爽差眠同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傳泥泥霑濡也既見君子孔燕豈

弟傳豈樂弟易也宜兄宜弟傳為兄亦宜為弟亦宜令

德壽豈疏廣雅泥泥露也傳云霑濡即行露傳所云厭

同經言宜兄宜弟傳乃逆辭釋經謂兄宜弟宜故云為

兄亦宜為弟亦宜也兄弟指來朝諸侯言同姓諸侯盡

以為宜也沔水傳兄弟同姓臣也是其義正義云宜為

人兄宜為人弟則指天子為諸侯之兄弟順經作解失

傳之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傳漙漙厚貌既見君子肇革冲冲

和鸞離離萬福攸同傳肇肇也革肇首也冲冲坐飾貌

在軌曰和在鑣曰鸞疏說文漙漙多也厚與多義同○

肇肇二字理不可通正義云釋器肇首之飾非肇也今傳文

為之故云肇革肇首坐也肇革即言冲冲故知坐飾貌

案傳文肇肇也革肇首也七字據仲達所見當作肇革

又解冲冲為坐飾兒韓奕箋肇肇謂肇也載見箋肇革

謂肇首也皆渾言之采芑箋云肇革謂肇首坐也此箋正

用蓼蕭傳語肇當作肇革古文勒說文云蓼肇首銅也

勒馬頭絡銜也銜馬勒口中也是勒之絡馬首者謂之

首所坐之轡其上飾謂之轡以革為之故字從革勒絡馬

即金也正義謂蓋為皮蓋因字誤從革耳又謂勒為鞮

外有餘而坐者亦誤春官巾車革路龍勒注龍驤也以
白黑飾韋襍色為勒厭翟勒面注勒面謂以如王龍勒
之韋為當面飾也翟車貝面注貝面貝飾勒之當面也
又既夕記纓轡貝勒縣于衡注貝勒貝飾勒之當面也
馬面所謂轡首也天子以下轡首皆有飾考工記王人
上公用龍說文龍作驤四玉一石龍勒以玉為飾是
于以玉諸侯以金大夫士以貝與載驅坐轡爾爾傳坐
轡轡之坐者此傳云冲冲坐飾兒坐飾謂轡首之坐飾
坐飾以金為飾載見箋餽金飾兒金坐飾謂轡首之坐飾
一聲之轉○和鈴也傳云在軾曰和鈴軾前也載見傳
亦云和在軾前桓二年左傳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杜注
云鸞在鑣和在衡史記禮書集解引服注同說苑說叢
篇亦云鸞設於鑣和設於衡然則云鸞在鑣與毛同而
云和在衡與毛異和繫軾前軾前即馬尾其繫鈴之處
未聞也一說驂馬內轡繫於軾前其環謂之轡鈴矣轡
聲故又謂之轡鈴若此則和為環轡之聲而非鈴矣轡
鈴也鸞繫於鑣傳云在鑣曰鸞說文鑣馬銜也馬銜之
出於兩旁者為鑣兩旁故兩轡繫鈴於鑣為鸞大戴禮
休傳篇升車則聞和鸞之聲在衡為鸞在軾為鸞和馬
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和馬
解

升車則有聲和之音鄭注云鸞和皆鈴也所以為車行

節也引韓詩內傳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

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與服志劉昭補注引魯訓和設軾

者也鸞設衡者也白虎通義鸞者在衡和者在大馭然則

云和在軾與毛同而云鸞在衡又與毛異鄭於大馭注

玉藻注並云鸞在衡和在軾四鐵箋置鸞于鑣異於乘

車是乘車之鸞在衡田車之鸞則又主鸞在鑣之說鄭本

烈祖箋鸞在鑣四馬則入鸞則又主鸞在鑣之說鄭本

無定解左傳疏云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鸞

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解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案

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入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案

孔疏是也說文鑿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鑣鈴象鸞易之

聲和則敬也从金鸞省與服志注引許慎曰詩云八鸞

鎗鎗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輶車鸞鑣知非衡也詩云當

出五經異義四馬入鑣入鑣采芑丞民韓奕烈祖皆云

入鸞鸞者鑿之假借字月令章句云以金為鸞身縣鈴

其中施於衡為遲速之節高注曰覽云鸞易在衡與服

志亦云鸞崔立衡此皆本鸞在衡之說而更誤作易形

矣爾雅雍聲也禮記少儀篇鸞和之美蕭蕭雍雍新書

容經篇和鸞唯萬福攸同言動有紀度則萬福之所

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傳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

乾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乾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厭

厭安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

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疏湛從甚聲古音讀如沈沒字茂盛與

甚義相近陽讀為陽祭義般人祭其陽注陽讀為日雨

曰陽之陽此陽陽古通矣說文云陽日出也晞乾蒹葭

同文四年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湛不

答對曰管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

稟天子命而行案杜正用毛傳詩凡四章上二句是興

陽喻天子露喻諸侯豐草杞棘桐梓喻諸侯所在之國
首章不言露之所處二章三章不言陽末章并不言露
皆互見其義○厭讀為厭此假借也小戎傳厭厭安靜
也亦當作厭厭爾雅厭厭安也說文厭安也从心厭聲
引詩作厭厭夜飲薛君章句惛惛和悅之貌與毛賦注引韓詩
作惛惛夜飲薛君章句惛惛和悅之貌與毛賦注引韓詩
云司正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
安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履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
皆坐乃安此即傳訓厭厭為安之義也正義云楚茨衛
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明夜飲者亦君留而盡私
恩之義故言燕私也是孔所據傳文私燕作燕私矣傳
既釋夜飲為燕私而又援宗子族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
歸句書大傳酒誥篇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
侍于賓其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
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倦若出是則兄弟之道備也
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出是則兄弟之道備也
成也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飲而解者宗室之道備也
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
也案此與傳義同燕禮云司正升受命皆反坐此謂不
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此謂不醉

無歸也又記云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闈人爲大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此謂夜飲不醉無歸也但儀禮不言同姓傳乃撥下章在宗載考句故傳主族燕爲說此詩可以申補經之義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傳豐茂也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傳

夜飲必於宗室疏豐草小升云茂草是豐爲茂也爾雅

宗室以釋經在宗之義在與於同上章不醉無歸傳援

宗子族侍之禮言之此言宗室正是宗子之室考成也

夜飲必成於宗室矣燕諸侯兼同異姓周之宗盟異姓爲

下諸侯之宗室矣燕諸侯兼同異姓周之宗盟異姓爲

後故詩特舉同姓之親親以該異姓耳六月序云湛

露廢則萬國離矣可見此詩本不專謂燕同姓諸侯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疏杞棘傳杞

杞棘也○君子謂諸侯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傳離離坐也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疏定之方中傳云椅梓屬離離猶歷歷也初學記果木部引韓詩云離離長兒坐與長義相近

彤弓三章章六句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召兮受言藏之傳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召弛

貌言我也我有嘉賓中心貺之傳貺賜也鍾鼓既設一

朝饗之疏說文彤丹飾也以丹飾弓曰彤弓故傳云彤

傳皆云諸侯彤弓夏官司弓矢掌六弓王弓孤弓以授

射甲革檣質者夾弓庾子以授射豸侯鳥獸者唐弓大

檣質服以旅弓當周禮之弧子鄭注云師據此傳言彤弓

以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

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鄭與毛同也考工記弓人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濇注云射濇用直唐弓合七而成規大弓亦然春秋傳曰盜竊寶玉大弓案定八年穀梁傳云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是大弓爲我魯受諸先王所藏之弓則形弓之卽大弓此確證也公羊傳云弓繡質繡卽丹飾與說文弨弓反也弛反義相近傳訓言爲我者與葛覃泉水文王同受言我受猶永言我永也願言我願也同其句例我我諸侯也我我諸侯受形弓於天子而藏諸祖廟也襄八年左傳季武子賦形弓宣子曰我昭十五年公獻功于衡雍受形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之以示子孫是矣受言載之受言棄之同嘉賓謂諸侯也賜爾雅釋詁交說文貝部無賜當是況字之誤文四年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湛露及形弓武子對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形弓一形矢百枚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賜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案傳以賜之形弓用左傳又僖二八年傳晉侯獻楚俘于王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枚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

也○天子饗諸侯有金奏此鍾鼓即金奏之樂門之始也仲尼燕居言大饗禮兩君相見郊特牲言饗有樂又云入門而奏肆夏作示情也郊特牲言饗有樂又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此賓即大賓入大門所以享元侯也春官鍾師凡樂事以鍾穆叔曰肆夏天子先擊鍾次擊鼓又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注云先擊鍾次擊鼓又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求古錄云肆夏此其異也且庭而奏肆夏兩君相見則入大門即奏肆夏而左傳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之章不拜以大夫奏肆夏而左傳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之章不拜以為使臣不敢與聞蓋諸侯乃得備三章故左傳不言肆夏君相見及天子享諸侯乃得備三章故左傳不言肆夏而言三夏也外傳謂金秦肆夏繁遏渠肆夏其一繁遏其二渠其三以肆夏統之故曰肆夏之章猶文王大明縣三篇稱文王之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稱鹿鳴之三也又樂闋亦有異燕禮記云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是賓未卒爵也郊特牲言卒爵而樂闋當兼賓主言蓋諸侯為賓其禮宜隆故樂闋必待卒爵也又燕聘賓金奏止二節與兩君奏三節異焉與案凡諸侯賜弓矢專

征伐是九命作伯天子乃以饗禮當之周語公當饗是也一朝猶終朝也正義云以燕如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

彤弓昭兮受言載之傳載以歸也我有嘉賓中心喜之

傳喜樂也鍾鼓既設一朝右之傳右勸也疏歸傳云載以

載之之義與上章藏之同意也喜樂釋詁也菁菁者莪我心則喜傳亦云喜樂也楚茨傳有勸也周禮大祝

以享右祭祀注右讀為侑此右侑聲通之證侑本字假借作右又作存後箋云上言鍾鼓既設則右醕明是饗

時之事不當泛以勤報有功釋之右之醕之當主侑幣酬幣為義左傳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

有皆賜玉五穀馬三匹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晉侯

命之有僖二十八八年晉侯獻楚俘于王王饗醴命晉侯

有是則饗禮本有侑幣王禮或更有王與馬傳棄韜也我有嘉賓中心好之傳

彤弓昭兮受言載之傳棄韜也我有嘉賓中心好之傳

好說也鍾鼓既設一朝醕之傳醕報也疏時邁載橐弓

韜也齊語坐橐而入韋注云橐囊也韜與囊義近好猶

喜也傳訓好為說與訓喜為樂義亦相近○醕或訓字

訓報楚茨瓠葉酢亦訓報酬酢義同後箋云春秋時

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之證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

莊叔執幣皆饗有酬幣之證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

也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有酢必有酬此所以用酬幣

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疏云以此文為互則饗會燕

皆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疏云以此文為互則饗會燕

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此節注疏最為明晰饗禮既有侑

矣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傳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

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

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疏文選而都賦注引韓詩莪蒿

集韻十四清引詩莪蒿者莪茂兒竝與菁蒿同莪蘿爾

雅釋草交傳本爾雅莪蘿而中之一名莪蘿為蒿蒿類不

也四字作三句讀舍人云莪一名莪疏云莪蒿也一名蘿

一故說文以為蒿屬也正義引義疏云莪蒿也一名蘿

蒿生澤田漸如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莪可

生食又可蒸食香美味頗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莪可

陳藏器本草拾遺云莪蒿生高岡宿根先於百草一名
莪蒿竝謂莪蒿即蘭蒿說文林蒿屬蒜與蘭同大陵曰
阿爾雅釋地交傳既釋中阿為阿中又本爾雅申明阿
字之義大陵謂之阿則中阿與中陵同也案上三章言
君子之長育人材之長莪猶阿之長莪也
末章又以舟之載物興君子之用人材○儀無傳文三
年左傳公如晉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
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

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莊叔釋詩樂即經之樂慎
儀即經之有儀賦之以大禮所謂錫我百朋也左傳釋
詩意樂且有儀句就見君子者一邊說儀當作義禮義
作義不作儀說見相鼠篇六月序云菁菁者莪廢則無
禮義矣今字亦作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傳中沚沚中也既見君子我心則

喜傳喜樂也疏采蘇傳沚渚也兼葭傳小渚曰沚○喜

長育人林則天下喜樂之矣是喜亦樂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傳中陵陵中也既見君子錫我百

朋疏天保傳大阜曰陵中阿阿中中沚沚中中陵陵中

道應篇散宜生得大貝百朋以獻紂高注亦云五貝為

一朋也一朋五貝百朋五百朋以獻紂高注亦云五貝為

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是古用貝為貨

周兼用泉布而貝不廢漢書食貨志大其四寸八分以

上壯其三寸六分以上。公其二寸四分。以上小其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是為貝貨五品。貝不盈六分不得為貨。此王莽制。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傳楊木為舟。載沈亦浮。載浮亦浮。

既見君子。我心則休。疏汎汎流兒楊木為舟。謂之楊舟。猶柏木為舟。謂之柏舟。松木為

舟。謂之松舟矣。傳上句亦浮。各本作亦沈。今據正義訂正。沈浮猶重輕。重者舟亦浮。輕者舟亦沈。以言物不論重輕。舟無不載。喻才不論大小。朝無不用也。箋云舟者沈物亦載。申解載沈亦浮句。浮物亦載。申解載浮亦浮句。破斧傳云休美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

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
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眾缺矣。魚麗廢
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
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
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
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
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並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
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
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疏周至厲王天下大壞無綱紀
文章宣王雖是中興而六月
以下十四篇皆已列於變雅時爲之也北伐
嚴狃也宣王之六月其彷彿文王之采薇乎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傳棲棲簡閱

貌飭正也日月為常服戎服也獫狁孔熾我是用急傳

熾盛也王于出征以匡王國疏樓通作極論語憲問篇

傳簡閱兒釋文作簡閱之兒春秋桓六年秋桓八年王午

大閱何休注公羊傳云大簡閱之故比年簡閱徒謂之大蒐案五年一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閱徒謂之大蒐案五年一

年簡閱謂之大閱五年大簡閱車徒謂之大蒐案五年一

大簡閱常禮也詩言六月大簡閱車徒謂之大蒐案五年一

秋經治兵于廟為用兵教戰之事而與常蒐不同戎車

兵車也飭讀為勅說文勅誠也正義相近正同整

常武篇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是義也采薇傳云整

疆也○日月為常周禮司常交司常云王載大常詩言

馬云仲秋教治兵王載大常及致建大常采薇傳云整

簡閱載常傳正大本大司馬為訓中車建大常采薇傳云整

注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為緣旂則屬野節服氏

六人維王之常法王旌十二旒兩以縷綴連旁三

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案游或作旂或又作流旒即流

之俗游分屬於繆繆爲正幅張於杻持游者有縷以維
之其張繆有孤有衣曰鞬凡旌旗之繆游皆如是天
子大常十二游則兩旁各屬六游也觀禮天子載大旂
象日月升龍降龍注大旂大常也繆首畫日月其下及
旒交畫升龍降龍鄭於他注言畫繆而於觀禮注并言
畫旒安以此爲定說傳常爲大常服爲戎服司服凡兵
事韋弁服此及采芑箋竝依周禮說也正義引鄭注孝
經田獵戰伐冠皮弁此本白虎通義三軍篇也與周禮
異○采薇傳猓狁北狄也熾盛爾雅釋言夾急字之誤
全詩字皆作猓狁又作猓狁北狄也熾盛爾雅釋言夾
訓也素冠棘急也傳爲采薇出車雨無正文王有聲抑
桑柔江漢通訓也其字皆不薇急車雨無正文王有聲抑
國古音在職德二字不同部故急國不入韻棘與國古
音同部園有桃戶鳩青蠅抑以棘國爲韻則此詩急字
當爲棘矣常武以戒國爲韻成與國古音亦同部素冠
正義引釋言戒急也今爾雅作戒急也釋文本或作倮
又作倮鹽鐵論繇役篇引此詩作戒急也謝靈運撰其音
讀如恆其義則皆訓爲急詩小學云謝靈運撰其音
宣王用棘於獵狗是六朝時詩本有作我靈運撰其音
本作急後人用其義改其字下語匡正也雖則將

率出征亦出自王事故一章王于出征二章王于出征
易離上六爻辭云王用出征以正邦也文義正相同必
言王者尊王命也秦無衣王于與師傳
云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傳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然

後用師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傳師

行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傳出征以佐其為天子

也疏夏官校人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

正義引此以為傳直言物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比

物者比同力之物戎事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

則法釋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是也四驪傳閑習也

起下傳云先教戰是承上之物四驪閑之維則二句承上

服即戎服漢書律曆志云出師故重言之云維此六月也

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

日而度賈捐之陳湯王吉傳及白虎通義卷服篇並云
 師行三十里與傳同天子謂宣王也章薄伐獫狁至于大原
 為天子謂吉甫也又憲傳吉甫尹吉甫也獫狁有文武是伐
 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傳吉甫尹吉甫也獫狁有文武是伐
 獫狁者吉甫也又憲傳吉甫尹吉甫也獫狁有文武是伐
 征伐孝友之臣處內是宜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在臣
 國也皆尹吉甫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之事信二十三年左傳
 公賦六月尹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之事信二十三年左傳
 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襄十
 九年傳季武子賦六月杜注云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
 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晉語秦伯賦六
 月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章注
 云六月道尹吉甫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章注
 與毛義同正義從王肅孔晁之徒謂毛氏為王自親征
 矣誤

四牡脩廣其大有顙傳脩長廣大也顙大貌薄伐獫狁
 以奏膚公傳奏為膚大公功也有嚴有翼其武之服傳

嚴威嚴也翼敬也其武之服以定王國疏脩長韓公說

文顯大頭也是顯有大義其大有顯猶云有顯其大也

與有贊其實有皖其實句法同特倒辭以就顯耳○賜

勢傳祖為也奏與祖聲轉其義竝訓為又訓作祖作

變韻奏作雙聲膚與膺同聲故為大公讀與功同傳各

本威下衍嚴字訓嚴為威不訓嚴為威嚴也常武有嚴

天子傳嚴而威也亦訓嚴為威威嚴也威嚴猶傳敬箋

恭敬今各本依箋增入嚴字釋文嚴威也正義其嚴者

威敵厲眾是陸孔所見毛傳不重嚴字華嚴音義下引

傳嚴威也不誤翼敬釋詁文王文王有聲行華卷阿同翼

古遷字論語趨進翼如也說文文作趨凡全詩翼訓恭敬

者皆遷也其

王肅音恭

獫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傳焦穫周地

接于獫狁者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傳鳥章鎔革鳥為章

也白旆繼旒者也央央鮮明貌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傳

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

元戎先良也疏匪不也茹度也並見邶柏舟篇獫狁

雅釋地周有焦獲郭注云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酈

注水經瀘水篇瀘水東注鄭渠渠首上承涇水於中山

西邨瓠口所謂瓠中也爾雅以爲周焦獲矣古獲瓠聲

相通古曰焦獲漢曰瓠口亦曰瓠中池陽漢縣在馮翊

晉屬扶風郡今陝西而安府三原涇陽二縣之閒有焦

獲澤即此焦獲澤名傳云周地者澤亦地也焦獲在渭

北涇東本周都畿內之地名而傳又云接于獫狁者宣

王時狄侵中周迫近王都漢書而域傳所謂獫狁者戎

狄錯居涇渭之北也史記匈奴傳犬戎殷周已後竟

之焦獲而居于涇渭之閒記侵暴中國蓋至幽王已後竟

入爲戎地矣淮南子墜形篇九藪有陽紆高誘以爲池

陽一名具岡周禮作揚紆爾雅作揚陰或曰在華陰

之陽華竝同地而異稱高注呂覽云陽華或曰在華陰

西案華陰近河而之地故職方以爲冀藪後入於秦故

澤地以爲秦藪淮南子脩務篇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

盱之河又穆天子傳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

居此皆在華陰西之證也高注陽紆誤與焦穫同處因
辨及之箋云鎬也皆北方地名正義云鎬方雖在
焦穫之下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王肅以爲鎬京王基
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猶以爲遠案王駁之是也劉向
說見漢書陳湯傳方即南仲所築之方出車篇王命南
仲往城于方傳方朔方近獵狁之國也朔方北爲鎬
地未聞涇陽水之陽也信也二十八年穀梁傳水北爲
陽箋云來侵在涇水之北是也今甘肅平涼府西北爲
有漢涇陽故城即此地然則當時獵狁交侵之患近在
焦穫居心腹之內遠在鎬方居肘腋之間當作議周禮
是北狄蹂躪之處而實未嘗踰涇也○織當注云鎬置
司常疏引詩作識爾雅釋天鎬涇也○織當注云鎬置
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旒周官所鳥隼爲旗者矣
詩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畫急疾之鳥於旒周官所鳥
李注云以革爲之置於旒端是李以革爲皮也郭注與
李同與謂讀革爲急鳥是蓋鎬之爲言淦也鎬亦畫
也章正幅詩之綏章爾雅之因章禮記之龍章皆正幅
也正幅爲綏章爾雅之因章禮記之龍章皆正幅
明文矣爾雅之旗與周禮之旗本不同司常鳥隼爲旗

又州里建旗大司馬百官載旗此旗爲州里百官建載
自與尊者建載不同制傳本爾雅之義以爲里百官疾之
鳥於縵上則周禮爲一物雖知鳥隼於縵上可知孫炎誤合
爾雅之禮兩旗爲一物雖知鳥隼於縵上可知孫炎誤合
革鳥之乃畫於縵上與常畫日月旂旂畫交龍縵而不知
畫文者同其寵異也考工記龍旂九旂游鳥旗七旂游熊旗
五游與大行人上公九游侯伯七游子男五游合考工旗
記鳥旗爲侯伯旗上明矣非州里百官旗又明矣說文
云建旗鎔革畫侯伯旗上明矣非州里百官旗又明矣說文
里建旗鎔革畫侯伯旗上明矣非州里百官旗又明矣說文
注一例如然旗引爾雅下旂下旂先引考工旗以爲別義與
工者意以爾雅別旂下旂先引考工旗以爲別義與
與司常大司馬別旂下旂先引考工旗以爲別義與
旗引爾雅其於干旄出車桑柔傳於此詩言周禮其用
甚明管子兵法篇五曰舉鳥章柔三篇皆引周禮其用
白旂正義本帛也繼旂者謂之旂繼旂者謂之旂繼旂者
帛也旂者謂之旂繼旂者謂之旂繼旂者謂之旂繼旂者
曰旂郭注云帛全幅長八尺帛繼旂末爲燕尾義見詩
是郭所據詩作旂詩釋文引爾雅繼旂末爲燕尾義見詩

用何注宜十二年公羊傳繼旒如燕尾曰旒郭云燕尾
正本何義詩正義引孫炎注爾雅云緇黑也蓋旌旗
之幅為緇帛即緇物也黑半赤無物則黑半赤其餘
也旒大黑旗大白旒物半白半赤緇又明其長尋餘
旗皆赤也爾雅釋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
之長無明文也公羊疏引孫炎云帛續旒也出車桑柔傳孫
更釋旒之長亦八尺不識所據何書也
云龜蛇曰旒周禮龜蛇為旒縣鄙鄙遂旒之官郊野載旒鄭注
云龜蛇象其扞難辟害也縣鄙鄙遂旒之官郊野載旒鄭注
州長縣正以其扞難辟害也縣鄙鄙遂旒之官郊野載旒鄭注
也考工記龜蛇四游以象營室也夫載旒者以其將義卒
游如命數或四游之旒為公之孤所建載與縣鄙郊野
建載之旒其游數當有為之同而縣鄙郊野之旒其止
龜蛇於游者與天子諸侯之旒也其體製郊野之旒其止
同者特而繼旒之旒以諸侯之旒也其體製郊野之旒其止
也沛然而坐此唯天子諸侯之旒也其體製郊野之旒其止
也左傳謂之大旒周禮謂之大旒韓奕傳謂之大旒皆旒
繼旒者也若左傳續於上幅旒者亦得此皆旒旒旒旒旒
為旒其下幅之續於上幅旒者亦得此皆旒旒旒旒旒
坐為義故杜預左傳注云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旒

詩十七

知繼燒之別於凡旄則鎡革身之別於凡旗更無疑矣
中央訓鮮明出車同公羊疏引詩帛旃英英古英央聲
同○元大采芒同夏后氏曰鉤車以下御覽兵部六十
五引古司馬兵法同古司馬兵法車一乘甲士十人然
則甲士二五為一乘十乘百人即甲士百人諸侯有大
功賜以虎賁百人得專征伐者謂此也吉甫帥師元戎
十乘非謂宣王自將也昭十三年左傳劉獻公曰天子
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正本此詩其明證
矣史記三王世家裴駢集解引韓詩章句元戎大戎謂
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
有劍戟名口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
伍也箋云先啟突敵陳之前行鄭從韓詩義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傳輕擊佶正
也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傳言逐出之而已文武吉甫萬
邦為憲傳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疏考工記
車平地既節軒擊之任輕與熟聲義相近故傳以擊詰
輕也箋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擊從前視之如軒玉篇

前頤曰：繫後頤曰：軒淮南子：人閒簾道者，置之，前而不
聲，銷之後，而不軒。案：繫與繫通。車攻：我馬既同，傳同。齊
也。戎事齊力，尚強也。齊亦正也。於車攻，言齊於此，言正
義。互相足也。箋：信壯健之兒，與傳訓本無不合。正義謂
箋義異，誤矣。說文：信，壯健也。即引此詩：「胡渭禹貢錐指」
云：「日知錄曰：『薄伐玁狁，正也。』」即引此詩：「胡渭禹貢錐指」
以為今太原陽曲縣者，始於朱子而愚，未敢信也。古之
言大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控，而後大原
可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開頭山在
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
陽。注：涇陽屬安定郡，在涇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
涇陽縣地，今縣面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大原當
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爾
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閒。若晉陽之大原，在大
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而來，兵乃東出者
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大原
亦以其近邊而為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渭按
漢安定郡治高平縣，後廢。元魏改置曰平高，唐為原州。
治廣德元年，沒吐蕃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臺
縣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縣。西去故州一百

六十里故州即元開城縣今固原州也謂之大原則大原當在州界非平涼縣也小爾雅云高平
固原之東獫狁侵及涇陽而薄伐之以至於大原蓋自
平涼逐之出塞至固原而山不窮逐也與案方輿紀要
陝西平涼府鎮原縣在府西北百三十里縣西二里有漢
高平故城固原州在府西北百十里鎮原爲唐之原州
治固原屬原州界西之中疑古大原當在鎮原平涼卽
涇陽地從涇陽直北追至鎮原不更向西北矣史記匈奴傳
後漢書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獲其五玉遂遷戎于大
原夷王命虢公率六師伐大原之戎至于俞泉汲郡紀
年宣王二十七年遣兵伐大原戎不克皆卽伊德侵玩
也楊雄并州箴云周穆還征犬戎不享爰貉伊德侵玩
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是古大原卽在涇水之北矣
或謂漢五邊郡本秦九邊郡卽此詩之大原史記趙武靈
靈王築長城至高關爲塞漢書衛青渡河至高關遠
在大河之北去鎬京幾二千里而又以漢武帝所築朔
方城卽出車詩之朔方因茲曲說斷不可從傳云逐出
之而已者漢書匈奴傳嚴尤諫王莽曰當周宣王時
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

譬猶蠱蠱之螫歐之而已此與傳義合○宣王時吉甫
即尹吉甫故傳特明之嵩高同箋云吉甫此時大將也
有文有武猶言允文允武耳憲法釋
詁文桑扈百辟為憲傳亦云憲法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傳祉福也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

御諸友魚鼈膾鯉傳御進也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傳侯

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使文武之

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疏喜樂也燕喜燕樂之也祉

云吉甫既伐獫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

多受賞賜也漢書陳湯傳劉向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

即引此詩來歸自鎬自鎬來歸也我我吉甫也蔡邕獨

斷云御者進也義與傳同諸友處內諸臣也韓奕箋魚

鼈以火孰之也正義云字書炮毛燒肉也魚烝也服虔
通俗文曰燥煮曰魚炮與魚別而此及六月云魚鼈者
音皆作魚案正義已謬亂今正之如是字書即說文蓋
說文本有魚篆而佚之也魚鼈猶內則之濡鼈招魂之

爾鼈其俗字誤作炮鼈無毛不可炮也鼈者燕飲庶羞
之饌儀禮大射儀著庶羞注或有炆鼈膾鯉賈疏云詩
燕飲吉甫有炆鼈故知有此也又魯語公父文伯之母
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此又謂正加之饌皆無鼈
也今大射儀注作炮宋本作炆炆即魚之異體膾鯉魚
牲亦庶羞也周禮大司馬饗會羞牲魚鄭司農注云大
司馬主進魚牲○爾雅維侯也維謂之侯亦謂之維
維與侯一聲之轉○爾雅維侯也維謂之侯亦謂之維
張仲古今人表作張月中古仲字善父母為孝善兄弟
為友爾雅釋訓交云文武之臣征伐者謂吉甫也吉甫
有文有武也云孝友之臣處內者謂張仲也荀子大略
篇使仁居守是其義也李巡注爾雅張仲也荀子大略
故稱孝友據李說則經文以張仲孝為返友為句而不
以孝友連文箋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疑箋無下友
字與李同
本三家詩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藉畝傳興也芑菜也田一歲

曰藉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

後用之方叔泣山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傳方叔卿士也

受命而為將也泣臨師眾干干試用也方叔率山藥其

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第魚服鈎膺鞶革傳奭赤

貌鈎膺樊纓也疏芑菜正義引義疏云芑菜似苦菜莖

可蒸為茹然則生民言禾苗之白者為芑則芑莖帶白

色故得異物而同名歟田一歲曰藉二歲曰新田三歲

曰畝爾雅釋地交傳引爾雅以釋經新舊之義三歲曰

畝亦連而相及耳新下田字當衍說詳臣工篇案新舊

為休耕之田畝至畝而出耕新田舊畝中得有芑菜之

可采以喻國家人材養蓄之以待足用凡軍士起於田

畝故詩人假以為興下章同方叔卿士謂天子三公

中執政者也受命而為將謂受天子命而出為將率也

魯語云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說文竦臨也泣竦
聲近俗作苒其車三千無傳箋據司馬法一乘七十五
人正義因謂天子六軍千乘三千乘十八軍金鶚求古
錄云夫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耳今用十八軍二十
二萬五千人古者用兵未有如此之多也司馬法本有
二說鄭詩箋及論語注引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而小司徒注又引司馬法革車一乘士
十人徒二十人鄭不詳其所以異賈疏及春秋孔疏皆
以七十五人為畿內采地法不知王者軍制自畿內達
之天下安得有異且士卒出於鄉遂非出於采地也江
慎修謂七十五人者邱甸之木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
制此說得之然其解周官亦謂戰車七十人則亦誤
也車乘士卒經典有明交周官五伍為兩兩者車一乘
也是明言二十五人為一乘矣蓋兵車一乘甲士十人
步卒十五人甲士二伍步卒三伍士卒不相襍也凡用
兵選其強壯有勇者為甲士又選其尤者使居車上左
人持弓矢主射右人持矛主擊刺中人主御是謂甲首
左傳言獲其甲首三百甲首者甲士之首也三百人則
車百乘也餘甲士七人蓋在車之左右步卒十五人蓋
在車之後也調發之制一乘三十人而戰止用二十五

人蓋以步卒五人將重車也杜牧注孫子云炊家子十
人固守衣裝五人廢者五人樵汲五人此將重車二十
五人也每乘兵車所出之卒除五人將重車是兵車
五乘重車一乘也五乘凡一百五十人馬二十匹其
糧芻茭空以一大車載之矣重車在兵車之後將重車
者大抵老弱之人皆步卒而非甲士故不用以戰行則
將重車止則為炊爨樵汲等事也江氏謂四兩為卒以
一兩之人將重車抑又誤矣伍兩卒旅皆戰士將重車
者非戰士也以一兩之人將重車則無以成卒又何以
成旅師與軍乎唯以二十五人為一乘按之諸書皆合
方叔南征車三千乘存乘二十五人為一乘按之諸書皆
千人是王六軍之制也案金誠齋之說確不可易誠齊
又歷引左傳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孟子革車三百
兩虎賁三千人與管子一乘四馬白徒三十人奉車兩
並與司馬法一乘三十人合可謂信而有證矣師戰爾
雅釋詁文干扣試用釋言交師干之試言軍士之眾足
為扞禦之用也○率古帥字采薇傳云翼翼閑也夷讀
為赫簡兮傳赫赤是赫為赤也載驅簪第朱韞傳鞞
革也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是路車有赤飾
也載驅傳又云簪方文席也車之蔽曰第夏官繕人凡

秦車充其籠箠說文籠箠也箠車箠也車箠也車箠也
繫於箠故曰籠箠是即詩之魚服也采薇傳魚魚皮也
服古箠字傳云鉤膺樊纓高同本周禮說周禮巾車
五路皆有樊纓唯金路鉤樊纓鄭注云鉤雙領之鉤也
賈疏云鉤連言膺明鉤在膺前以今驗古明鉤是馬
領也案此及嵩高韓奕曰鉤膺或皆指金路言也鉤即
金飾孟子告子篇一鉤金趙注以爲一帶鉤之金是人
帶有金爲飾馬纓之革其上亦有金曲鏤之飾周禮鄭司
農注纓謂當得引禮家說纓當得樊者纓之飾也賈疏引
賈馬亦云樊纓馬飾在膺前十有二匠以毛牛尾金塗
十重說文縣馬髦飾也毛髦同縣今俗作繫樊爲假
俗字漢之羽葆幢以犛牛尾爲之如斗在樂輿左驂馬
頭上馬纓飾其狀相似是謂之縣纓亦與旌竿析羽注
旄首相似故哀二十三年左傳言薦夫人馬稱旌旌蔡
邕獨斷云縣纓在馬膺前如索帶方言帶陳魏之閒謂
之帙自關而東或謂之福蔡以漢索帶比況縣纓皆謂
下垂縣多之狀既夕禮薦馬纓三就記纓轡貝勒縣于
衡又晉語以人之所懷挾纓纓章注纓馬纓也既夕土
禮夷吾出也未立爲君故馬皆有纓而無縣成二年左

傳衛仲叔于奚請繅繅以朝新書審微篇云繅繅者君之駕飾也是繅繅為尊者之馬飾馬有繅繅猶人有綏綏與繅異林賤者止有冠繅尊者以綏為飾人之綏結領下馬之繅結胃前小戎傳應馬帶也繅即馬帶以革為之縣下坐其上其上有鉤金以為飾先鄭賈馬蔡許說樊繅大略相同唯鄭康成讀樊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繅今馬鞶與古說絕異箋云鞶革鞶首坐也鞶當作鞶詳鞶鞶篇

薄言采芣于彼新田于此中鄉傳鄉所也方叔泣止其

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軹錯衡八鸞瑤瑤傳軹

長轂之軹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瑤瑤聲也服其命

服朱芾斯皇有瑒蔥珩傳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

瑒珩聲也蔥蒼也三命蔥珩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

言其強美斯劣矣疏鄭所猶處也中所者謂此蕃畝中處也傳嫌鄉為六鄉之鄉故明

之殷武傳亦云鄉所也。○旂旐央央詳出車篇傳釋祗
為長轂之輶長轂戎車也。小戎謂之鳴轂朱而約之以
釋經約字朱其飾也。考工記輪人說置轂之制五分其
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輶容轂必直陳篆必正
施膠必厚施筋必數構必負榦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
之善鄭注云篆轂約也說文祗下本傳訓引詩作輶或
作輶段注云大車轂長尺五寸兵車田車乘車轂長三
尺二寸五分三尺二寸之長一為賢得六寸四分三為
輶得尺九寸二分虛其一者留以置輻也考工記輶字
即毛詩之輶字輶者同音假借取此尺九寸二分者以
革約之而朱其革詩所謂約輶也容如製甲必先為容
之容先為容轂之范盛轂於中以治之飾之陳篆者刻
畫其文而以革棲若絲嵌約之而後施膠施筋而後轡
之以渾革而丸柰之而摩之革色青白而後朱畫之容
轂以下渾轂所同也幃而朱之祗所獨也本是幃而朱
之毛云朱而約之許云以朱約之者既朱則似先朱其
革其意一也案段說約輶之制既明晰矣烈祖箋云約
輶轂飾也鎔衡文衡韓奕同鎔詰文者謂衡上束文也
說文輶車衡三束也曲轅轅同轅轅直轅轅轅從革龔聲讀
如論語鑽燧之變或作鑽宋曲轅即曲轅曲轅車衡其

約束之革是曰纁錯纁聲相近三東者衡之文也或謂以金飾衡者則誤以錯衡爲金尼耳與人注云衡之長容兩服釋文瑄本作鎗五經文字云詩或作鎗云聲者鸞聲也○命服上公之服朱芾蔥珩皆是也天子朱芾諸侯赤芾此嫌方叔用天子服故傳云朱芾黃朱芾則是淡於赤而淺於朱矣斯干箋云天子純朱芾黃朱斯干箋亦云皇猶煌煌也經言珩故云瑄珩聲蔥蒼聲轉義同三命蔥珩禮記玉藻篇文傳引此以證經蔥珩之義又以明天子之上大夫九命與諸侯之上大夫三命者皆用蔥珩故此及侯人傳並有三命蔥珩之訓說交卿大夫蔥珩亦統天子諸侯之卿大夫而言之矣又玉藻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玄玉卽黝珩蒼玉卽蔥珩外諸侯用黝珩而不與三命同蔥珩者明嫌之義也唯天子白玉珩也周禮玉府注引詩疏謂是韓詩又晉語注詩傳曰上有雙璜衡牙璜珠以納其閑賈應麟以爲此詩傳案傳文言其強美斯劣矣七字當作其強美者斯劣弱矣八字今各本皆誤此蓋總釋全章之美正義云其車三千言周室之強路車朱芾言車服之美必言其強美者斯劣弱矣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

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於
強美者斯為宣王承亂劣弱美而言之也美字今正義
誤作矣後箋依
李迂仲集解評

歛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傳戾至也方叔涖止其

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傳伐

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鞠告也顯允方叔伐鼓淵淵

振旅闐闐傳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復長幼也疏晨風

疾飛兒戾至爾雅釋詁夾小宛采叔同箋云隼急疾之

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攻入敵也爰於也亦

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常武王旅嘽嘽如飛

如翰傳疾如飛擊如翰文義相同○伐擊甘棠訓同義
別周禮鼓人以金鐃和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鐃止鼓以
金鐃通鼓此鐃鐃鐃鐃四金皆與鼓相應者也而大司
馬言習戰辨鐃鐃鐃鐃三金之用者鐃即鐃于唯戰則用
之晉語戰以鐃于丁寧淮南子兵略篇兩軍相當鼓鐃

相望皆是也詩言誓師則鉦即大司馬之鐸鉦矣說
文云鐸鉦也鉦小鉦也鐸大鉦也鉦令丁也國語作丁
寧章注云丁寧謂鉦也鄭司農注周禮亦以鐸鉦謂
鉦之屬然則鉦其大名也鄭傳云靜動所以明習戰之節
非進鼓退金之謂也韋讀與告同十月之交告凶漢書
告作鞀鞀此古鞀告聲通之證告讀誓誥之誥周禮誓用
之干軍旅文選東京賦注引尹文子云將戰有司讀誥
誓三令五申之既畢然後即戰○顯允方叔言有顯德
者方叔也允語詞淵淵讀誓縣故云鼓聲也伐鼓振旅
句承陳師鞀旅之下猶是未戰時爾雅釋天振旅闐闐
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傳云復長幼
即是反尊卑本爾雅交爾雅釋詩兼及治兵則振旅為
習戰毛傳但依經言振旅作訓而不及治兵者文從略
也蓋周制春秋二時教民三年數軍實皆有治兵旅
習戰之事春秋莊八年春王正月朔師次于郎以俟陳人
蔡人甲午治兵公羊傳云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
也皆習戰也祠者治之假借字穀梁傳云出曰治兵習
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又晉語云治兵振旅與詩言鍾鼓以
至于宋此行師習戰亦皆有治兵振旅並與詩言振旅
同箋謂戰止將歸寔失經傳之旨矣說文噴盛氣也玉

篇嘖盛聲也皆引詩
作嘖嘖與聞聞同

蝥爾荆蠻大邦為讎傳蝥動也荆蠻荊州之蠻也方叔

元老克壯其猶傳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

之老壯大猶道也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嘖嘖嘖嘖

焞焞如霆如雷傳嘖嘖眾也焞焞盛也顯允方叔征伐

玃玃荆蠻來威疏蝥動爾雅釋詁交又釋訓蝥不遜也

篇而土人亦不靜越茲蝥又反鄙我周邦今蝥與詩蝥

動義同荆蠻作蝥荆者誤文遂左思吳都賦注及通典

過防三引詩作蝥爾荆蠻又通典及御覽兵五十八載

漢書賈捐之傳引詩亦作荆蠻顏注云荆蠻荊州之蠻

又劉峻注世說新語排調篇引傳與顏注同各本經傳

皆誤今據以訂正殷武傳荆蠻楚荊州之楚國與此傳句

法正同角弓傳蠻南蠻也荆蠻即荆楚漢書地理志周

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荆蠻為楚子

居丹楊縣今湖北宜王時之楚國尚居於此大邦謂諸夏也
郡丹楊縣今湖北宜王時之楚國尚居於此大邦謂諸夏也
賈捐之傳引詩釋之云言聖人起則後漢書南蠻傳亦云明
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矣後漢書南蠻傳亦云明
言黨眾繁多是以抗敵諸夏竝謂荆蠻為荆楚也○傳
訓元為大元老為大老又引禮記曲禮文以釋大老之
義曲禮五官之長曰伯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鄭注
云九命之作伯伯分主東面者又王制八伯各以其屬屬
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注云老謂
上公昭十三年左傳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對曰天子
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杜注云獻公王卿
士劉子案劉子爲王卿士故自稱於諸侯爲天子之老
與詩禮正合傳訓壯猶爲大道者言方叔爲天子之老
老克任其大道也鹽鐵論未通篇五言方叔爲天子之老
曰艾壯引詩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或本三家說與毛詩
絕異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正言伐荆蠻之事常武王旅
嘽嘽傳也嘽嘽然盛也此嘽嘽爲盛則嘽嘽爲眾矣廣雅
嘽嘽推推廣韻嘽嘽謂光明之盛也漢書韋玄成傳引詩
嘽嘽推推廣韻嘽嘽謂光明之盛也漢書韋玄成傳引詩

正言方叔率師南征荆蠻而因及征伐獫狁者六月伐
獫狁其時方叔爲上公折衝禦侮雖遣賢臣尹吉甫而
帷幄主謀總在方叔運籌之內故守衛中國功必歸焉
易林離小過竝云六月采芑征伐無道張仲方叔克勝
飲酒據焦說方叔與張仲類此爲得其實又漢書陳湯
中有方叔矣方叔未嘗北伐此爲得其實又漢書陳湯
傳劉向疏曰方叔先與吉甫征伐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
蠻從箋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
漢書李膺傳言馮緄前討荆蠻均吉甫之功其說又稍
異荆蠻來威據漢書韋玄成傳引詩訂正威猶畏也故
史記楚世家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堪季徇熊霜
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伯霜仲雪叔堪季徇
以辟難於濮而少弟季徇立熊徇二十二諸侯年表宣王
立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爲若敖二十二年卒子熊渠
年楚熊霜元年七年熊徇元年二十九年熊渠元年三
十一年楚熊渠元年七年熊徇元年二十九年熊渠元年
也與世家合蓋楚當夷厲之際其國漸大侵犯中國故
宣王中興既命方叔南征又徙封申伯於謝以禦南
方其事皆在初年汲郡古文以爲宣王之末適當若敖
熊霜之世其說或有依據若宣王之末適當若敖之初

左傳稱若敖啟辟山林其喪南國之師已載見於國語
幽王荒廢荆叛不至作漸漸之石以刺之平王東遷楚
患尤甚成申成甫勞動京師漢陽諸姬會始盡迨至
齊桓公師召陵晉文公戰城濮齊晉迭霸而楚稍縮矣
然則南征荆蠻亦夏
夷盛衰之一轉捩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車攻宜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
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
車徒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傳攻堅同齊也宗廟齊豪尚純也

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四牡龐龐駕言徂

東傳龐龐充實也東雒邑也疏也車田車也瞻中傳鞞固

也攻鞞聲義相近同訓

齊宗廟齊彘戎事齊力田獵齊足爾雅釋畜文傳引之
而申明齊之義為尚純尚強尚疾也詩因田獵而修
車馬則齊足尚疾正訓經之同字宗廟戎事連言及之
也舍人爾雅注云田獵取牲於苑囿之中追飛逐走取
其疾而已○龐充疊韻充實者疆盛之意王篇驪驪充
實鬼疑出三家字異東都東都王鎬京之東故經言
徂東序箋云東都王城也成王作邑土中會諸侯於王
城宣王中興復會於此駕言徂東言命駕而往會諸侯
耳會有大射射有中禽又宣王實有大蒐之禮故詩中
連言田獵其會諸侯本在王城傳以維維邑釋東用意顯
然矣維邑即王城維書
治要作維今作洛非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傳甫大也田

者大艾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纒旃以為門裘纒質以
為櫛閒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
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

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

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疏甫楚辭九歎

班固東都賦後漢書班固傳馬融傳注引韓詩東有圃

草薛君章句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毛韓義同而皆

不言地名鄭箋以甫草爲甫田之草水經渭水注中牟

縣圃田澤多麻黃草述征記曰踐縣境便觀斯卉窮則

知踰界詩所謂東有圃草也案此本鄭說攷圃田在今

河南開封府中牟縣而北與敖山相去僅百餘里靈臺

傳圃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是圃田

敖山俱在天子園內鄭說足申傳義矣墨子明鬼篇周

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其事尚在宣王末

年而亦可見圃田之常獵也成周在王城之東而圃田

敖山又在成周之東宣王當日之蒐在成周斷不在此

城故成周有宣王之謝謝以講軍實者始因此也此章

言狩下章言苗苗爲夏獵則狩非冬獵爾雅火田爲狩

郭注云放火燒草獵亦爲狩○傳云田者以下皆所以

明甫草行狩之事云大艾草以爲防者昭八年穀梁傳

艾蘭以爲防蘭亦草也云或舍其中者正義云此屬夏

苗之田也周禮仲夏教芟舍鄭注云芟舍草止也軍有
草止之法也云云芟纏旃以爲門者正義云蓋南開竝爲二門
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之兩旁其門以旌爲左右和之
用四旃四褐也案大司馬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
門鄭注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旃旃
爲門猶以旌爲門矣穀梁傳置旃旃旃旃旃旃旃旃旃旃
門如設轅在兩旁非謂更以轅表門如范甯說也云裘
纏質以爲櫬者櫬讀爲闕闕爲門之中央所豎短木穀
梁傳以葛覆質以爲櫬范注云葛或爲褐案毛傳言裘
者所傳聞異質堪質侯中的也猗嗟傳二尺曰正質卽
正也方二尺四邊以木爲幹是謂之堪質今以堪質爲
門中闕則闕高當二尺而復以裘纏其上也云開容握
者闕門中也門中置機車入門去兩旁旃各容一握
也穀梁傳流旁握流行也謂車輪行也旁旃也車行
至門兩輪之軼去門旁一握毛傳開容二字卽穀梁旁
字之義下毛傳驅而人三字卽穀梁流字之義其詳略
義可互明正義云兩軸頭去旃竿之開各容一握握入
四指爲四寸是門廣於軸頭八寸也擊正義本作擊釋文
本作擊音計劉兆注穀梁云絰也其字亦作擊與疑擊
擊皆輦字之誤傳豕門櫬而言門中之櫬以質爲之質

高二尺田車之軹離地崇三尺三寸故車可以過機輦
之離地庫不得過機史記孫叔敖傳楚民俗好庫車王
欲下令使高之相曰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柵王許之乃
半歲民悉自高車柵即機輦車入里門機輦高則車亦高乃
可過也此車過機輦之說也呂覽本生篇出則以車入則
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輦之機輦亦門中輦也輦則
至機輦而山為務以自佚之喻此輦不得過機輦之說也傳
云輦而入者謂車也自佚之喻此輦不得過機輦之說也傳
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蹕拊禽旅御者謂輦也穀梁傳御輦者
謂車入門而御輦者不入門也御輦者謂輦也凡田獵
有車有徒徒下文之子蒞選徒輦者御輦者謂輦也維數車徒者為
有聲也徒御不警傳徒輦者御輦者謂輦也維數車徒者為
事車天子諸侯大夫士所乘之車也徒甸徒也徒為御
輦之人輦為徒所御之車名毛傳嫌言御輦者不得入
則并其人而徒仍入門也云輦則不得入者謂輦非謂徒也周禮
言陳表之中車驟徒趨車馳徒走車入表故曰驟曰馳
徒則步入表故曰趨曰走是其明證矣說者俱依誤本
作周禮舟車輦互之輦以為車入門當驅而驅車又不
可與門旁輦互門旁輦互便不令車入門當驅而驅車又不

其能入田獵之儀恐不若是總由不明門櫟又不明輦
不得入門櫟之制誤輦為擊輦又誤為擊俾古制遂不
可攷矣云云左右者左和之門也焚火田也發發矢也
抗舉也大綏大麾也巾車大麾以田王制謂殺禽已詔
田止而與文不同也下綏下也大禽公之謂獻禽也御
覽資產部十一引韓詩內傳天子抗大綏諸侯抗小綏
羣小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於旂門亦其義也穀梁傳
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又說苑修文篇百姓皆出不
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廣雅釋天刈草為防
歐而射之不題禽不境遇不捷草越防不追竝與毛傳
同略

之子于苗遷徒囂囂傳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囂囂聲

也維數車徒者為有聲也建旄設施薄狩于敖傳敖地

名疏于經言遷徙是有司之事故傳云之子有司也于徒

日與為通周禮左傳穀梁傳竝云夏苗唯公羊傳以為
無夏田說異詳叔于田篇說文囂聲也重言之曰囂囂

徐邈讀曰敖選讀為算說文算數也大司徒撰車徒鄭
注與讀曰算算車徒為數擇之也撰與選同故撰亦為
算維數車徒者為有聲此有司豫備田獵之事至天子
出田獵無譌諱之聲傳意固以有聲對章末無聲言作
相應法也○薄狩作搏獸誤文選東京賦水經濟水注
後漢書安帝紀注引詩皆作薄狩于敖初學記武部作
搏狩搏亦薄之誤初學記云獵亦曰狩狩獸也鄭箋言
田獵搏獸也此經文作薄狩之確證今薄作搏者音近
而誤狩作獸者因箋而誤釋文搏獸音博舊音傳乃釋
鄭箋非釋經文也說詳段氏詩經小學薄狩于敖狩于
敖也薄為語詞敖本山名傳云地名者以所狩之地言
也秦敖倉在山北春秋時晉士季帥七覆於敖前在山
南今開封府榮澤縣西北有敖山即此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傳言諸侯來會也赤芾金舄會同

有繹傳諸侯赤芾金舄易達屨也時見日會般見曰同

釋陳也疏四牡諸侯所乘傳撰下文會同故云言諸侯
來會也四牡奕奕與韓奕句同文選謝惠連

詩注引韓詩章句云奕奕盛貌也案弟四章五章正言
宣王會諸侯於東都而又因會習射也○諸侯赤芾與
人傳再命三命皆赤芾再命大夫三命卿是諸侯與其
卿大夫同服赤芾矣然服同而制有異公侯前後方大
夫前方後挫角形不同也諸侯會以火山卿大夫會以
山文不同也唯色同赤耳此傳云諸侯赤芾金易與采
叔傳諸侯赤芾邪幅句例相同而下又申釋邪幅金易
之義今本傳文奪邪字金字當補正達履釋金易不徒
釋易據正義易上有金字不誤也正義云言金易達履
者達履履之最上達者也小爾雅云履尊者曰達履謂
之金易而金鉤也與傳達履同後箋云履尊者曰達履
猶達履也或疑鉤在履頭如刀衣鼻似難飾之以金攷
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
良玉之鉤其長尺是古人本有以金飾履之制又晏子
對曰古者人君大帶重半鈞易履倍重不欲輕也趙注
孟子一鈞金謂一帶鈞之金則此所謂大帶之重者亦
是帶鈞鄭注周禮云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則此
云大帶重半鈞者當是一帶鈞之金重三分兩之一易
履倍重者當是兩易之金重一鈞爲大半兩此古人金

易之制可為明證者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周禮大宗伯交詩言會而則連及之耳釋陳爾雅釋詁交常武賁同觀禮諸侯親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廣十有二尋廣四尺上介皆奉其君之旗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旗而立案凡大會同於宮壇之上皆有陳列之位正義云有陳於會同之位言各以爵之尊卑陳列於其位次者是也晉語晉成王之盟諸侯於岐陽置茅莚設望表說文云朝會東茅表位曰莚釋與莚義亦近相

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傳決鉤弦也拾遂也伏利也射夫

既同助我舉柴傳柴積也疏決釋文作夫本又作決或

扶拾鄭司農云扶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詩云扶拾既夫詩家說或謂扶謂引弦也拾謂引弦也

玄謂扶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箸右手巨指士禮曰扶用正王棘若擇棘則天子用象骨與鐃杆箸左臂裹

以韋為之儀禮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擇棘組繫纁極二鄭注云決猶闔也挾弓以橫執弦詩云決拾既次正

善也王棘與釋令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極猶放弦
也續又二明不用也然則先鄭周禮注扶者所以縱弦
是用挾與極同物後鄭以禮經之極卽衛風之韓與決異
是挾者所以持弦從先鄭引詩家說其詩家說卽毛詩
物也技者所以巨鉤弦注云右巨鉤弦釋決正本大射儀
說也技者所以巨鉤弦注云右巨鉤弦釋決正本大射儀
弦也技者所以巨鉤弦注云右巨鉤弦釋決正本大射儀
以遂遂釋拾者亦本禮經爲訓鄉射言說決拾凡十
一見於祖則曰遂鄉射言說決拾凡十
拾鄉射於祖則曰遂鄉射言說決拾凡十
也大射於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
依正謂此也大射儀小射正亦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
南遂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朱極三拾以等坐贊祖小射
正又坐取拾興贊設拾以等還真于站上復位贊祖小射
執弓以袂順左興贊設拾以等還真于站上復位贊祖小射
公觀揉之小臣受決拾還真于站上復位贊祖小射
射小射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後卿大夫繼射贊襲
公卽席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後卿大夫繼射贊襲
此諸侯之大射也天子賓賓升復筵而後卿大夫繼射贊襲

文伏便利利瀆如利弓矢之利利猶調也箋伏謂手指
相次比也芄蘭正義申此箋云手指相相比次亦謂巨指
既箸決左臂加拾右手指又箸杳而相比次也大射決
極拾三者並陳士卷又決極並舉詩言決不言楊文不
備也故正義申箋兼箸杳而箋與杖杜傳伏訓助略
同而與此傳飲訓種實異調和也決拾既伏取決拾
也弓矢既調順弓拂矢也下文云射夫既同即知大夫
繼射也○射夫謂會同之諸侯也同射夫既同即知大夫
合耦也周禮大司馬之職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注
云大射王將祭射于射宮以選賢也王射三侯以諸侯
爲六耦又大射儀自昨階前曰爲政請射遂告曰大夫
與大夫士御於大夫注云御由侍也大夫與大夫爲耦
不足則士侍於大夫與爲耦也案下章傳云其餘以與
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即其事也說文舉積也引詩作
助我舉紫玉篇廣韻引詩皆作紫疑今本柴乃紫之誤
積謂積禽也張衡西京賦收禽舉紫薛綜注云紫外禽
獸將腐之名也舉紫本三家詩與毛詩字義不同大射
之禮天子先射而后卿大夫射故云助我舉積禽也下
章傳云田雖得禽中則得取禽是其事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傳言御者之良也不失其馳舍矢

如破傳言習於射御法也疏四黃猶四牡也猗當作倚

節南山有實其猗猗於宐反倚重較兮於綺反此篇倚於綺反淇奧

綠竹猗猗於宐反倚重較兮於綺反此篇倚於綺反淇奧

釋文本作倚字可證不倚無偏倚也大叔于田兩驂如

手傳進止如御者之手所謂御者之良也孟子滕文

公篇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說遇

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所謂習於射御

法也四驂傳閑習也閑訓習則習亦訓閑矣釋詞云如

破而破也舍矢如破與舍拔則獲同意皆言其中之速

也箋曰如推破物趙注孟子曰應矢而外者如破皆誤

解如字案第六章七章承五章助舉積禽而追敘田獵

獲禽之事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傳言不謹謹也徒御不警大庖不

盈傳徒輦者御御馬者不警警也不盈盈也一日乾臣

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膈。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髀。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疏**傳釋蕭蕭馬鳴。悠悠旆旌。爲不謹。謹即下章無謹也。謹謹二字。雙聲。○徒輦者。御御馬者。二者字各本作也。字依正義訂正。正義云。諸徒皆爲徒。行此獨以爲輦者。釋訓云。徒御不輦。徒輦者。也。爾雅特釋此文。故依而爲說。徒既爲輦者。故御爲御馬者也。案正義謂諸徒皆爲徒。行黍苗。高傳皆云。徒。徒行者是也。徒行爲舍車。而徒輦以人輓行車。爲異。其實輦以人輓。而不馬駕。故輦亦徒也。說文輦。輓車也。輓引之也。釋名輦車人所輦。黍苗。嵩高傳皆云。御御車者。義與此同。警各本作

驚正義作驚不誤徒御不驚徒御驚也大庖不盈大庖
盈也傳以不爲助句之詞也一字不成詞則用一助字
以足之此其句例桑扈不戢戢也不難也不康康也卷
文玉不顯顯也不時也生民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卷
阿不多多也玉篇云不詞也凡古人作詩多由方語語
有急緩則詞有短長初以語言之發聲後爲文辭之意故
句皆出自自然非有矯飾毛公漢明乎古人屬辭之意故
特發明之○經言庖盈傳因推廣乾豆賓客此禮記王
制及春秋桓四年公羊穀梁傳田狩之事皆有其交何
休注云一者弟一之穀也自左臠射之達於右臠中心
外疾鮮絜故乾而豆之薦於宗廟二者弟二之穀也
自左臠射之達於右臠難故以爲賓客三者弟三之穀也
三之穀也自左臠射之達於右臠難故以爲賓客三者弟
以充君之庖廚案何注毛傳詳略相同左臠釋文引三
蒼云小腹兩邊肉也說文云脅後體前肉也今說文臠
牛脅後脾前合革肉也說文右臠本或作臠公羊釋文引字
林云肩前兩乳骨也說文臠肩前也筆射右耳本射當
爲達正義云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外者爲次穀不
言自左者蒙上文可知公羊注達於右臠釋文作左臠
云次穀射脾臠上文可知公羊注達於右臠釋文作左臠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傳有善聞而無謹誨之聲允矣君

子展也大成疏言田獵戰而歸也東都賦所謂先驅後

詩上

全

展允誠也允謂之信展亦謂之信展謂之誠允亦謂之誠允展同義也析言之則展訓誠允訓信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言信矣君子誠能成其大功也君子謂宣王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疏昭三年左傳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案此吉日為出田之證車攻會諸

侯而遂田獵吉日則專美宣王田也一在東都一在西周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傳維戊順類粢牡也伯馬祖也重

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禱獲也出車既

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疏傳云維戊順類粢牡也者箋戊剛日

也故粢牡為順類也下文言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此即謂粢牡之事爾雅釋天既伯既禱馬祭也郭注云伯祭

馬祖也周禮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鄭注云馬祖天駟也
馬步度人掌祭馬祖祭閑之先牧鄭注云馬祖天駟也
孝經說房為龍馬釋詩之伯即周禮之馬祖故傳以馬祖
房四星謂之天駟詩之伯即周禮之馬祖故傳以馬祖
釋伯也禱者祭馬祖而禱也句祝禱牲禱馬皆掌其祝
號杜子春注禱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禽牲詩
云既伯既禱禱爾雅曰既伯既禱無疾為田禱多獲禽牲詩
所獲禽牲禱牲即禱馬自為一祭說文禱禱牲馬祭也許
以禱為禱牲即禱馬自為一祭說文禱禱牲馬祭也許
禮之禱馬禱馬即祭馬祖也傳云重物慎微即序慎微
之義既言將用馬力必禱於馬祖而因又申釋之云禱
禱獲也者獲亦所獲禽牲此即周禮禱牲之謂是杜許
皆足以申成傳意矣說文禱或作禱繫傳引詩既禱既
禱此既禱乃既伯之誤詩爾雅釋文云禱說文作禱陸
字作既禱傳以禱獲釋禱與杜許以禱釋禱同意說文
獲獵所獲也○從逐也
下章傳云獸三日羣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傳外事以剛日差擇也獸之所同

麀鹿麀麀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傳鹿牝曰麀麀麀眾多

也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

疏出外車傳以剛印禮記曲禮表記皆有其文庚午剛日也

事也上章言棄牡是外事宜用剛由此章言差馬亦是

順剛之類傳文互明取漢書翼奉傳南方之情惡也惡

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己酉主之

二陽竝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案翼治

齊詩此當是齊詩說差擇釋詁文差者參差不齊馬亦

有良惡之不齊訓差為擇與車攻傳訓同為齊一也擇

讀如擇有車馬之擇爾雅釋獸鹿牝麀此傳所本也

靈臺傳麀牝也說文麀牝也與此同說文引詩作麀云麀鹿

噴噴傳噴噴然眾也義與此同說文引詩作麀云麀鹿

羣口相聚兒麀疑虞之誤轉寫者涉上文麀鹿遂誤虎

頭為鹿頭取虞即虞之古文假借字如全詩用字之例

任又作王儀又作義俾又作單仕又作士之比韓奕作

噴噴吉日作虞虞皆其理也說文無麀字潛傳漆沮岐

周之二水也漆沮之水其旁地亦麀鹿之所生正義云

驅之於漆沮之傍從彼以至天子之所上言樂車升大
阜下言獸在中原此云驅之漆沮皆見獸之所在驅逐
之事以相發明也案孔所據傳致作至騶虞正義引亦
作至後箋云車攻疏述傳義以田法芟草為防未田之
前誓士戒眾教示戰法教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為
屯既陳車驅卒奔驅禽納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
其中而射之天子先發然後諸侯大夫士發然則此言
漆沮之從天子者謂焚燒防
左右以燕天子者謂焚燒防
草復驅之以待天子之射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友傳祁大也趨

則儻儻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友悉率左右以燕天

子傳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疏中原故訓大太原中祁與頤同

大也孔甚也原田之中其地廣大物又甚有箋改祁為
慶正義據爾雅某氏注引詩作慶本三家詩後漢書馬
融傳注騶音俟引韓詩騶騶騶騶文侯大也引詩作伾
君章句趨日騶騶行日騶騶說文侯大也引詩作伾

俟俟許宗毛則所引是毛詩與韓詩字異聲同今詩作

儵儵而與伍伍聲部絕異未知審也獸三日羣國語周

語交章注云自三以上為羣二曰友其義無聞說文同

志為友從二又相交友也其即獸二為友之義歟○燕

訓安云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交選張衡東京賦注

引毛詩傳驅禽獸於王之左右與今本異箋云率循也

悉驅禽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此鄭申毛也

騶虞傳虞人翼五祀以待公之發翼亦騶也案上章傳

言驅禽至天子之序此言之左右

以安待天子皆即序奉上之義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紀傳燿壹發而

外言能中微以制大也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傳響醴天

子之飲酒也疏爾雅燿外也發燿矢發即外小紀言發

燿字必兼上句發字以明意耳小紀微禽也大紀大禽

也微者中大者制此射者之能事也荀子儒效篇弓調

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蠡門矣君道篇人主欲

得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蠡門矣君道篇人主欲得善射

得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蠡門矣君道篇人主欲得善射

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議兵篇弓矢不則羿不能以中微傳云中微始用其師說紀詳騶虞篇○六月傳御進也田禽以饗賓客賓客謂諸侯也傳文饗禮上疑奪醴字醴卽酒也醴爲饗禮又申釋饗之義爲天子之飲酒說文饗鄉人飲酒也摩天子饗飲辟塵也案天子四郊之學亦曰辟塵其郊射之宮曰郊宮亦曰射宮天子射畢而飲酒卽用鄉人飲酒之禮是亦曰饗也左傳莊十八年信二十五年二十八年王饗醴周語王乃淳濯饗醴王薦鬯饗醴與此傳饗醴不同此卽序接下之事奉上由於接下故美天子田獵而於章末推本言之

卷十七終